

4. Молодяков В.Э., Молодякова Э.В., Маркарьян С.Б. История Японии. XX век. – М.: ИВ РАН, Крафт+, 2009. – 528 с.
5. Молодяков В.Э. Эпоха борьбы. Сиратори Тосио (1887-1949): дипломат, политик, мыслитель. М.: АИРО-XXI;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6. – 528 с.
6. Молодяков В.Э. Япония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Иде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Имидж / В.Э. Молодяков. – М.: МОНОГАТАРИ, 2011. – 304 с.
7. Садатоси Т.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Японии до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монография. – М.: Русский фонд содейств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и науке, 2016. – 416 с.
8. Сиратори Т. Новое пробуждение Япо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933 – 1945 / Сост., пер., вст. статья и комм. В.Э. Молодякова. – М.: АИРО-XXI, 2008. – 160 с.
9. Фоменко В.М.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понии в Маньчжоу-го: дис. ...канд. истор. наук : 07.00.03/ Фоменко Ве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 Иркутск, 2015. – 204 с.
10. Pranin S. Historical photo: “Morihei at Death’s Door” // Aikido Journal [Интернет-ресурс]. URL: <http://members.aikidojournal.com/public/historical-photo-morihei-at-deaths-door-by-stanley-pranin/>
11. Pranin S. Morihei Ueshiba and the Omoto Religion // Aikido Journal [Интернет-ресурс]. URL: <http://members.aikidojournal.com/public/morihei-ueshiba-and-the-omoto-religion/>
12. Pranin S. Morihei’s Ueshiba Juku, Launchpad of a Martial Arts Career // Aikido Journal [Интернет-ресурс]. URL: <http://members.aikidojournal.com/public/morihei%e2%80%99s-ueshiba-juku-launchpad-of-a-martial-arts-career-by-stanley-pranin/>

УДК 32

Ли Чжэньвэнь, Магистр искусств, доцент

Хунань Норм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й

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в Казанском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Елабуга), Россия

eliannali@126.com

НЕКОТОРЫ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ВЫВОД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НИ ПУТЬ»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13 году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 выступил с инициативой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роекта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ни путь». Всего за 4 года данн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лучила немал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оценок,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которой стали более чем 100 стран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В данном проекте вовлечены разные регионы, страны, религии, этн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 язы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еся также различиями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ред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что слудит своего рода вызовом культурном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Язык - это особый культурный феномен, включающий в себя культурную традицию, социаль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убеждения и др. аспект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успешное языковое общ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и основой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обмена и успеш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 одного пути». Да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ытается выяви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в рамках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одни путь» и предложить свое решение, используя 3 аспекта языков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культура язык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крестная ссылк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ые подходы.

Li Zhengwen, Master of Arts, associate professo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Confucius Institute in Kazan Federal University (Elabuga), Russia
eliannali@126.com

SEVERAL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advocated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ince 2013. In just 4 years, *One Belt and One Road* has gained positive responses and participation from over 10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Under the fram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religion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al phases present various complicated diversities, which giv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as well as carrying cultural tradition, social concept, religion belief, national emotion and so many other connotations. Successfu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thesis tries to discuss problems we are facing and needs our solving through 3 aspect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ackground, principles to follow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ay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Language Culture, Linguistic Mutual Reference,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李政文, 文学硕士, 副教授
中国, 湖南师范大学
俄罗斯, 喀山大学孔子学院 (叶拉布加)
eliannali@126.com

一带一路语言交流的几点思考

摘要: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以来, 在短短 4 年的时间里, 得到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 给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 还承载着文化传统、社会观念、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等众多的内涵, 成功的语言交流是文化交流乃至整个“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图从语言交流的背景、应遵循的原则和语言交流的途径三个方面谈谈我们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语言文化 语言互鉴 语言交流途径

引言: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以来, 在短短 4 年的时间里, 得到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这个宏伟蓝图覆盖亚欧非三大洲, 跨越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 惠及全球 60%以上的人口。它不仅是推动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也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国际合作综合建设项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 给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 还承载着文化传统、社会观念、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等众多的内涵, 成功的语言交流是文化交流乃至整个“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图从语言交流的背景、应遵循的原则和语言交流的途径三个方面谈谈我们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带一路”中错综复杂的语言交流环境

“一带一路”的空间概念极为广阔，其中的“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出发，包括三个走向：其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其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其三是经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亦有两条：即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为一条，另一条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覆盖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黄河与长江流域，贯穿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一带一路”的范围里，不仅居住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居民，而且存在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可以说，多元文明、多元文化的交织，即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

以宗教而言，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甚至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历经千年却依然存在。例如，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和圣地，是历史上宗教冲突最为惨烈的地方，延续到今天的巴以冲突仍然是这一地区难以解决的问题；又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段的巴尔干地区，东正教教堂、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并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火药桶。就同一宗教而言，基督教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有着不同的教派传统；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什叶派矛盾重重；佛教大乘、小乘对佛理的理解同样分歧不一。这些都是文明冲突和区域不稳定因素的来源。

以民族而言，在中亚—阿尔泰地区，包含着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等，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匈奴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南俄罗斯大草原—东欧平原，包含有波斯人、希腊人、拉丁人、日耳曼人等，曾建立过波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在阿拉伯地区，则有闪米特游牧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等，曾建立过古巴比伦王国、迦太基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这些民族的后裔今天仍然主要居住在东北亚、中亚、欧美各国、伊朗、印度、中东地区，亦即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的范围内。

宗教的差异，民族的错综，使得这里的文化异常繁复，语言也就极其丰富。据粗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65+相关国家涉及官方语言53种，而官方通用语言达18种，覆盖44亿人口，占全球63%。如果加上非官方语言在内的各种民族语言则多达200多种。虽然这些国家可以用官方通用语言进行一般沟通，但是要真正走到当地民众中，特别是在跨国合作和民间贸易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舍弃数量庞大的上百种民族语言的使用者。

二、语言交流中的包容互鉴原则

“用理解之语沟通，印入脑海；用乡音之语交流，刻在心田”（曼德拉语）。语言交流是民心相通的前提与保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应始终不忘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基本精神，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本目标，如此才能真正深入贯彻实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由于语言承载着文化传统、社会观念、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等众多的内涵，因此那些文明的隔阂、文明的冲突也会反映到语言的交流中来。在“一带一路”这个极其纷繁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要坚持和平发展，语言交流中的包容互鉴就显得特别重要。

要做到包容，首先要以平等的姿态，避免和消除语言中的文化偏见和歧视。其中包括宗教的偏见和歧视，种族的偏见和歧视，性别的偏见与歧视，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民俗民风等方面的差别而带来的偏见和歧视，以及对自身语言本身的优越感而带来的对它种语言的偏见与歧视等等。

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包容的根本体现在于尊重各种语言主体人群的表达方式与表达习惯，凡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宗教、政治、文化分歧或事件时，要以中性的文字加以表达，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是非问题，要坚持公正的立场、准确地用词。例如，过去有的西方人

称中国澳门为“妈港”，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都带有典型的殖民色彩和歧视色彩，虽已成为历史，但类似的现象在今天的“一带一路”交往中是必须避免的。

解决包容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互鉴。语言之间的互鉴也就是语言的包容性、适应性、再生性的发展过程，文明冲突和融合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并导致不同种类语言的流动。事实上，语言互鉴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例如汉语，为俄语提供了丰富的词汇，包括学说、政治方面的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儒学）， инь（阴）， янь（阳）， инь-янь（阴阳）， дао（道）， даосизм（道教）， фэншуй（风水）等。植物方面的 чай(茶)， улун（乌龙）， Гаолян（高粱）， личи（荔枝）， женьшень（人参）， чесуча（茧绸）；运动方面的 ушу（武术）， тайцзицюань（太极拳）， цигун（气功）， кунфу（功夫）；土地和建筑方面的 фанза（房子）， хутун（胡同）等；货币、度量单位的 юань（元）， цзяо（角）， фэнь（分）等；人物，身份方面的 кули（苦力）， ходя（伙计）等词汇。

英语中也可找到大量的汉语引入词。例如：瓷器方面的 china（瓷器）， bluechina（青瓷）， wutsai（五彩瓷）；植物方面的:silk（丝）， pongee（茧绸）， shantung（山东绸）， Lungching（龙井茶）等；礼仪方面的 kowtow（磕头）， chinchin（请请）， cumshaw（感谢）， ganbei（干杯）， KungHei Fat Choy（恭喜发财）等等。

反过来，汉语也从俄语中收入了大量词汇，如政治方面的杜马（дума）， 苏维埃（Совет）， 机械方面的康拜因（комбайн）， 工业品马雅布麻纱（майя）， 尼特龙（интрон）；餐饮方面的伏尔加（водка）， 克瓦斯（квас）；军事方面的喀秋莎（катюша）；货币、度量单位的卢布（рубль）， 戈比（копейка）；衣饰方面的：布拉奇（платье）等等。

英语中也吸收了丰富的内容，如餐饮方面的绿色食品(green food)，热狗(hot dog)，奶酪(cheese)，土司(toast)，衣饰方面的迷你裙(miniskirt)，比基尼(bikini)；社会现象方面的代沟(generation gap)，文化差距(culture gap)，单身母亲(bachelor mother)；技术工业方面的硅谷(silicon valley)、电视电话(videophone)、IC(集成电路)等等。而汉语在对外来语最初的融合中吸收最多的是匈奴语和西域语，如“琵琶”、“酪”、“筋”等等，都来自匈奴语。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传入，大量的梵语和佛教用语被借鉴过来，如僧、禅、刹、菩萨、招提、比丘、袈裟、摩尼、般若等。很多的外来词已经完全融入汉语，使我们对它们没有丝毫的“外来”感，如佛经中的“世界”，已成为我们很自然的本体语言，几乎没有人将“世界”叫做“天下”了；梵语中的“刹那”，蒙古语中的“胡同”、哈巴狗等等，都属此类。

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语言内涵的独特性，区域语言在表达区域特定文化现象或事物时，具有先天的表达优势。其它语言需加以借鉴、充实，并通过语言要素系统的组合，尽可能靠近其母语的的表达习惯，以产生彼此的认同感。如上述的 ganbei（干杯）、KungHei Fat Choy（恭喜发财）、土司(toast)、迷你裙(miniskirt)、比基尼(bikini)；кунфу（功夫）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儒学）， инь（阴）， янь（阳）伏尔加（водка）克瓦斯（квас）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互鉴实例。

三、语言交流的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将书写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它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使沿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日益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它所带来的文明的交往不是单一的、局部的，而是综合的、整体的。因此语言的交流也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五种途径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

教育培训 语言教育和培训是语言交流的基础性工作。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了 100 多个孔子学院，为汉语教育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与“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还相差甚远。我们当前特别需要双向的语言教育培训，即推广汉语，又学习其它语种。整个“一带一路”地区都面临着语言人才的匮乏问题，特别是一些非通用语种的语言人才奇缺，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由所有语种的使用主体共同组建一所语言联合大学。这个语言联合

大学，既可以解决各国专业机构语种教育的互通有无，又可实现语言教育资源的集约利用，既可以培养高级语言人才，又可以培养大量从事语言普及教育的师资队伍。

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语言交流，可使语言交流更加生动活泼，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政府及民间组织可以通过有计划的适时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展、艺术展、夏令营、语言竞赛，等等。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尽可能采取多方联合策划、联合组织的形式，体现语言、文化和民心“相通”的主题与色彩。

产业推动 对于“一带一路”的人民大众来说，实现语言互通最便捷的途径，便是通过智能化的机器翻译产品，随时随地突破语言障碍，享受专业的翻译服务。现在智能翻译机器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文字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多项技术领域有着日新月异的突破，可以大力发展语言翻译机、语言学习机及开发相关的软件产品，并尽快实现“一带一路”各语种的全覆盖。

技术服务 大数据和“互联网+”为语言交流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网络化服务平台，综合利用多种前沿技术如语音识别技术、图形图像技术、声光电展示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各种新媒体技术，可以开发大数据的语言文化资源库和语言资源在线采集和处理服务平台，并研发多通道交互语言模型，推送原始语料、标注语料、语言知识、语言文化样态陈列、语言文化体验游戏等多种专题。开发面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即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语言翻译服务客户端，为沿线国家的各界人士提供语言采集、在线翻译、知识和信息专题、语言学习和评测、语言实时监测等各种语言大数据增值服务，这种高效率的服务将大大降低“一带一路”各语言交流中的沟通成本。

通用研发 这一途径的主要目的是进行语言的包容性、通用性方面的探讨，并不断提高通用语言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它必须由各语种的权威专家组成联合研究机构，针对每种语言分别建立原始语料库、标注语料库、语言知识库、语言教学与研究信息库、语言国情信息库、语言人才信息库、语言文化资源库等，为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化交流、语言智能产品开发以及各类语言产业和社会语言服务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数据和资源，并在随时化解各语种之间语义冲突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基础数据资源库，为国家（民族）通用语、区域通用语、跨区域通用语乃至国际通用语的确立开辟道路。

上述语言交流的五种途径也可以理解为语言交流五个层次。其中教育培训是培养语言交流的先行人才和专业人才；文化交流是语言交流在广度上的全面铺开；产业推动和技术服务是语言交流的物质手段与技术支撑；通用研发则是语言交流的水平 and 语言交流质量上的保障，是语言交流中包容互鉴、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语：“一带一路”上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状况和语言环境，决定了语言交流包容互鉴的重要性，也决定了语言交流途径的多层性与多样性。这就需要所有“一带一路”上的成员之间建立广泛而密切的合作，这些合作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起人，有必要也应该有能力承担这一伟大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2017年5月14日。
2. 王辉：《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5日。
3. 岑麒祥：《汉语外来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5.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6. 姜雅明：“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NO.2。
7. 周蕾：“小议俄语中的汉语外来词”，科研之路，2018.NO.5。
8. 顾鸿飞：“浅议俄、汉语中的外来词”，中国俄语教学，1998.NO.1